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父亲已逝,母亲已老,舅舅也上了年纪,他们用过的农具都搁置在各自的老屋角落里。我挨着个儿拾起早已生锈的它们,怀念着,追忆着,好像又回到了父辈们在地里劳作的岁月。

锄头

从18岁参军离家,我当了8年兵,握了11年的笔,已经有20年没有拿起过锄头了。可它居然还很听我的话,任我锄挖,得心应手,一如兄弟——不需要时时相伴,但心却是相通的。它,就是我和泥土交谈的工具。

还记得,在我年少时,锄头在我手里是非常不老实的,老是在我手里晃来晃去。不多久,双手就被锄把磨起了水泡,钻心地疼。再回头看看我锄过的地,也是一点儿看相也没有。

成为兄弟前,锄头在我的脚趾上曾留下深深的“吻痕”。我刚开始与它相交时,它就毫不留情地把我脚趾上的指甲给挖掉了。那是一把很大的锄头,我的双手握住锄把,锄把已经被父亲的汗水浸得发亮,光滑得好像抹过油一样。

我非常吃力地抡起它,重重地想向泥土的内部深入,但它非常抗拒,死活不听我的使唤,还鬼使神差地落在了自己的脚趾上。我“哎哟”一声大叫,便号啕起来,血也流了出来。同在菜园中干活的父亲,慌忙跑回家,抱一只母鸡,扯下它肚子上的细毛,敷在我的伤口上。他边敷伤口,边一脸铁青地狠狠骂道:“挖地竟然挖到自己的脚!老子告诉你,不攒劲好好读书,今后就得天天舞锄头把,看你有多少好的血流!”

这一挖一痛一骂,使我再到学堂上课想打瞌睡时,脑子里就冒出父亲那句雷霆之语,然后摸摸受伤的脚,再强打精神坐端正……

伤好后,留下了疤痕,我知道那是锄头给我的馈赠。

镰刀

进城的时候,母亲交给我一把镰刀,那是一把已经被稻谷和水草磨得很薄的镰刀。开始的时候,我把它挂在墙上,每天看着它,我就能“神回”湖南株洲那个叫乐棠湾的村庄。

母亲说,看着一把镰刀,比顺口念出的没有经过任何思考的思乡诗句更有意。后来,我把镰刀取下来,拿着它在80平米的家里东逛逛西瞧瞧,总想找点稻谷什么的,试试它的锋芒,但最终一无所获。

进城前,在家里,母亲总是把镰刀挂在墙上。等从墙上取下那把生锈的镰刀时,我就知道收获的季节来了。天刚蒙蒙亮,迷迷糊糊中听着母亲在院子里磨镰刀,“哐当哐当”的声音满耳。这时,我就好像闻到了一股稻香飘来,口水在嘴里直打转儿。

我曾经把一把镰刀遗落在红苕地里,那是一把很好的镰刀。等我隔了几天发现丢失了,去找的时候,疯长的红苕藤已经把我的镰刀掩埋。我在地里找了很久,不停地喊,我的镰刀我的镰刀我的镰刀!但最终,我的镰刀没有听见。

等找到它时,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,已经锈迹斑斑。

母亲为这事,沉默了很久。母亲说,满思哟,那可是一把很好的镰刀!

犁铧

犁铧是耕田的农具。书上说:犁铧,犹如说锋利。锋利就能发土,截断草根。

记忆中,读书的时候,老师布置作文,总爱在开头写上一句:翻开岁月的犁铧,时间过得真快,一晃又是一年过去。但那时写下这个句子时,还不能真正懂得犁铧的锋利,它还能切开岁月,只知道“犁铧”是一个很好的词语,用在

怀念农具

唐雪元

作文中显得文化味浓郁,为文章增色不少,老师也爱在这一句下面划上红色波浪线作为欣赏。

长大后,才发现岁月的犁铧真的不好翻开,它需要我们辛苦的经营和执著的努力。

在我的印象中,本村的舅舅刘学文是用犁铧的高手。我常常在想,舅舅肯定辜负了读过私塾、上过女中的外婆的期望了。春天就要来了,赶在春天之前,就要把田犁好等待播种。小时,我爱在外婆家玩。总是见舅舅从梁上把犁取下,轻轻地擦拭着,早早地把牛喂得饱饱的。然后,卷起一支纸旱烟,嘴里冒出淡淡的烟雾,肩上扛着犁铧,赶着那牛不急不慢地来到自家水田边。而我,就喜欢胸前挂一个鱼篓,屁颠屁颠地跟在舅舅背后,一路见人就说:“有泥鳅捡哪!有泥鳅捡哪!”

好大的一片水田,两只脚踩入冰冷的水里,我冻得牙齿直打颤,而舅舅却丝毫没有觉得冷。他一只手扶着犁,另一只手拿着鞭子,嘴里“嗨嗨嗨”地吆喝着。前面的牛便在舅舅的吆喝声中,把犁铧拉得飞快。犁前面的铧锋利地切割着泥土,泥土便很听话很有规律地倒在一边。新翻的泥土,在夕阳的余晖中,像一层层波浪闪烁着金光。

最让我亢奋的是,我卷起裤腿,拎着鱼篓紧跟在舅舅身后,惊叫着捡那飞溅出来的滑溜肥鼓鼓的泥鳅。那欢快、幸福的叫声好像要把天边的云彩也染上金边儿。那牛仿佛也被感染了,或是嘲讽或是羡慕我的表情,也总是时不时扭头瞪大一对铜铃般的牛眼,回应我一声悠长的“哞……”

天要黑了,舅舅和牛从水田里走了出来,舅舅扛起犁,顺手从田埂上扯下一把青草,把犁擦干净。特别是铧,舅舅是用单薄的衣服精心擦拭,免得生锈,精心地呵护就像外婆精心呵护她唯一的孙子一样,满眼都是爱怜,满心都是欢喜。

犁完田,舅舅让舅妈将我捡回来的泥鳅加辣椒用旺火爆炒,顿时一盘香喷喷的大菜就端上桌了。这时的舅舅总是一脸满足的笑,让我取一个酒杯来,满满地倒上,边倒边笑哈哈地问我:“元呐,你捡的泥鳅哟,要不要也来点酒嘛!”

说着,端酒杯送到我嘴边,我抿一小口,连叫:“辣,辣!不好喝!”舅舅听了,笑得更欢,说:“湖南的伢崽,哪有怕辣的呀?”

牛劳累了一天,也歇了。舅舅亲自抱来一大捧新鲜的牛草,来到牛棚,拍拍那牛背,无限深情地说:“老伙计,你也辛苦了,来来来,开饭哪,多吃点,吃饱!”

我发现,此刻的舅舅,眼神里满是温柔……

队旗的见证

洪建国

中国政府抽调解放军援塞医疗队奔赴非洲抗击埃博拉。

此后半年时间内,原解放军第302医院独立抽组的解放军援塞医疗队114名队员,分3批在西非塞拉利昂疫区接力奋战185天,以实际行动彰显了“不畏艰苦、甘于奉献、救死扶伤、大爱无疆”的精神。

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国际救援任务,并被安排负责第三批援塞医疗队政治工作。

2015年1月13日,我作为先遣队员来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。一下飞机,刚一整理好队伍,我就张罗队员找出队旗、旗杆,迅速将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”队旗打了起来。

我想:“旗子一亮出来,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帮助非洲人民渡过难关的坚定态度,虽然无声,但又是强有力的中国声音。”就这样,在疫情最危险的国度,我们雄赳赳地向着重灾区挺进,当地非洲人看见中国人又来帮助他们了,纷纷向我们竖起大拇指。这时,让我想起非洲人民传唱的那首歌《消灭埃博拉》,“埃博拉肆虐/人民饱受痛苦/我们祈求上帝……别人因埃博拉走了/中国因埃博拉来了……”

我们工作地点是在中塞友好医院,2014年8月前因为有一名埃博拉患者死在这里,医护人员都跑了。一个月后,这里又成为中国医疗队救治埃博拉患者、与埃博拉病毒“战斗”的地方。一到这里,我们就把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”队旗升了起来,它高高飘扬在疫区上空,像是扶危济困的“南丁格尔”提着的一盏明灯,给患病的非洲兄弟姐妹带去了光明和希望,也给队员们催生了战斗的信心和力量。在中塞友好医院门前,每天都有呼啸而过的救护车,放下一批待诊的患者,又匆匆离去。围观诊疗

中心就像一个生与死的中转站,每天有新送来的患者,有治愈出院的,也有死亡的。但是,中国医疗队员直面生死,与病魔博弈,与时间赛跑,挽救了700多个非洲兄弟姐妹的生命。

为了给这些九死一生的非洲同胞庆生,为了增进这份来之不易的中非友谊,我们第三批医疗队在完成任务即将回国之际,特意组织了一场“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康复患者联谊会”。2015年3月11日一大早,经我们治愈的19名埃博拉康复患者从塞拉利昂四面八方赶到了中塞友好医院。联谊会上,中国队员们又看到那些曾经共抗病魔的非洲亲人。可爱的“熊猫宝贝”富拉尼来了,队员们还清楚地记得11岁的富拉尼在感染埃博拉身体最虚弱的时候,是我们的女队员、她的“中国妈妈”送她毛绒熊猫玩具,像疼爱自家孩子一样精心照料她,让她勇敢地战胜埃博拉;喜好中国武术的蒂莫西来了,队员们清楚地记得蒂莫西感染埃博拉后生命垂危,中国队员对他不抛弃、不放弃,用生命守护生命,坚守21天将他治愈,他也成为中国医疗队救治时间最长的埃博拉患者;让人感动的是,80岁的穆萨老奶奶听说中国恩人要走,在家人陪伴下,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赶来,就是想再看一看她的救命恩人。

在联谊会上,蒂莫西眼角有些湿润,他激动地说:“我非常感谢中国医疗队帮助我战胜埃博拉,中国军人是真正的英雄!你们在帮助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中表现得最出色,是我们心目中的冠军!”一句句真挚朴实的话从康复患者口中说出,是那样的温暖和感人。拉萨纳流着眼泪说:“我要感谢中国能够帮助我从埃博拉病毒感染中康复,我想说,中国医疗队,你们是英雄,愿上帝保佑你们!”真情永驻,感动你我。埃博拉康复患者赛杜凡易其稿,专门为中国医

疗队写来感谢信……

相聚总是短暂的,在即将分别之际,有队员提议大家在队旗上签名留念,又有队员提议让非洲康复患者也在队旗上签名,大家一拍即合,就这样,41名中国队员和19名埃博拉康复患者相继在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”队旗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有趣的是,还有一些不会写字的非洲康复患者,生怕自己的名字在旗子上落下,就请当过老师的坎德克代他们写名字。然而,随后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就在当天,大家有说有笑,又唱又跳,完全沉浸在快乐海洋里,后来竟然都忘了带走这面队旗。庆幸我又回来检查了一遍场地,才又发现了这面队旗,我认为这面旗子很有纪念意义,就一直妥善保管起来。

2015年3月21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批援塞医疗队从非洲启程回国,临行前我将这面队旗放进自己的背囊,带着它飞过大西洋、太平洋,跨越非洲、欧洲、亚洲,行程17000公里,终于背回了祖国。后来,我把这面队旗放进了单位的院史馆,再后来被征集到“伟大的变革——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”上。收到裴君微信传来的照片后,我抓紧时间带着儿子走进国家博物馆。再次看到这面特殊的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”队旗时,我的心情特别激动。是啊,非洲人民永远不会忘记,中国派到非洲的医疗队人数最多,时间最长,与非洲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。非洲人民永远不会忘记,中国医疗人员不仅有先进的医疗设备、精湛的医术,更有着精益求精、一丝不苟的医道,有着大爱无疆的国际主义精神。队旗上那60个中英文名字清晰可见,有力印证着患难与共的中非友谊,60个中英文名字有机融合,不正是共同构建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一个缩影吗?!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雪域长歌

凌仕江

细雨落川三千里
一路格桑藏地香
鹰群带你穿越的地方
云朵为你把歌撕碎了唱
山路远望尘埃
短纸情长梦多娘
梦里梦了大久的地方
星光把你的天路照亮
雪花吻你吻了千里万年
湖水吻你吻了千年万年
太阳把高原红馈赠给你
月亮看你把你看成风景
我把梦折叠一年又一年

长征

第4542期

黄山云海(中国画)

杨雨文作



果果的树

王明洪

果果是部队大院里的一个孩子。我是在家属区门口站岗时认识他的,那时他就六七岁的光景,脑袋大,眼睛大,身材瘦小。与其他孩子爱疯爱闹不同,有好几次我看见他一个人静悄悄蹲在地上,看着身边的行人来来去去,匆匆过往。有时他可以一整个上午坐在树下,兴致勃勃地数着一片片嫩绿的叶子,或用手遮住额头,看枝叶间洒下的阳光。也可以一个下午坐在地上,津津有味地观察灰头土脸的大蚂蚁在地上东奔西走。日暮西垂,晚风轻抚叶片树叶,哗哗作响,归巢的鸟群扑棱着翅膀衔来一抹夕阳红。直到炊烟袅袅,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在门口呼唤他的名字,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去。

有一次,我忍不住上前向那位女子询问果果的情况。攀谈中得知果果是她的儿子,果果爸爸是一名连长。部队驻地偏远,孩子又有点自闭倾向,所以一时半会儿还没找到合适的学校,只能待在家里。说到这里,他的母亲无奈地摇摇头,脸上写满忧伤。

再次见到果果是在一个午后,他提着一株小树和一把小铁锹从家属区独自走了出来。他先是在大门口的一块草坪上踱来踱去,待选好一块满意的地后,才把树苗安放在地上。随后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开始挖坑,他挖坑的样子很笨拙也很吃力,红扑扑的小脸上很快渗出晶莹的汗珠。我上前要帮他挖坑,他仔细掂掂着我看了一会儿,而后愉快地把小锹交到了我手中。我问他挖坑是不是要种树?他狠狠地点点头,并高兴地告诉我:“叔叔,你看,这是我在垃圾场那边捡来的树,没人要它啦,真可怜呀!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,令我大为吃惊的是那株小树竟是没有根须的小苗,底部露出白森森的树茎。

我认真地对他说:“树苗没有根是种不活的,咱们不种了好吗?”“不,我要种,爸爸说这棵树苗明年发芽的时候,我就可以去上学啦,它能长成大树!”我鼻子酸酸的:“好!叔叔帮你把小树种下,它能成活,能长成参天大树!”果果高兴得几乎跳起来,“是真的吗?叔叔,你也觉得它能活?刚才我出来时,大院里的爷爷奶奶都说这棵树苗是死树劝我给扔啦,我觉得它是活树,能活的树!”“嗯嗯,它肯定能长

成大树,长成和其他树一样!”那个午后,我陪果果种下了那株小树苗,也在他心里种下一片绿荫。

从那以后,果果的心思就花在了那株树苗上,施肥,浇水,松土样样做得精心。咚咚咚,是果果提着水桶来了,他小心翼翼地满满的一桶水,浇在树苗上。看着一桶水咕咚咕咚在泥土里下陷。他欢快地向我喊道:“叔叔,你快看,它在大口大口喝水呢,喝饱了就长成大树啦!”“叮叮叮,是果果拖着小锹来了,他轻轻翻动泥土,生怕打扰了树苗的一帘美梦。他一脸骄傲地说:“给你松松筋骨,你舒舒服服快长大吧!”当啷当啷,是果果拿着肥料袋来了,他认真地撒肥料一点一点撒在树苗上,得意地说:“小树你吃饱了,就快快长高吧!”我看在眼里,感动不已,我知道这棵树在果果心里早已生根发芽,滋生出无限绿色。

为了做好学习的准备,他主动要求妈妈教他识字,写字,读书。他学得刻苦,可从来不言苦,为加强记忆,他把学过的字一个一个记在手背上,走到哪里,就背到哪里。天长日久,他的小手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。一个黄昏,他一蹦一跳地跑到岗亭边高兴地对我说:“叔叔,我妈妈教了我很多字,我现在会写很多字啦,我还会背古诗啦,明年小树发芽的时候我就要去上学,等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!”说罢,他在我面前流畅地背完一首古诗。我对他大加赞许,鼓励他继续识字写字,他高兴地如一只孔雀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那个下午,上级通知可能要来台风,要求各单位关好门窗,人员不要随意户外走动。午饭后,天气骤然大变,呼啸而过的风开始舞动树木枝叶。风力由弱变强,门窗呼呼作响。果果在屋里紧锁眉头,突然他似乎想到什么,不顾母亲的劝阻带着一些小木棍和绳子执意跑出屋子。他的母亲在后面追赶让他赶紧回家,果果固执不肯,为了安全起见无奈只好陪他出来。他是要去固定他种的树苗啊,他母亲这才恍然大悟。等把树苗捆绑加固完成,他的小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。看着固定好的树苗,果果高兴地手舞足蹈。“大风来啦,它们也不会怕啦!”

台风在晚饭后如约而至,第二天清晨待一切风平浪静后,果果迫不及待跑

